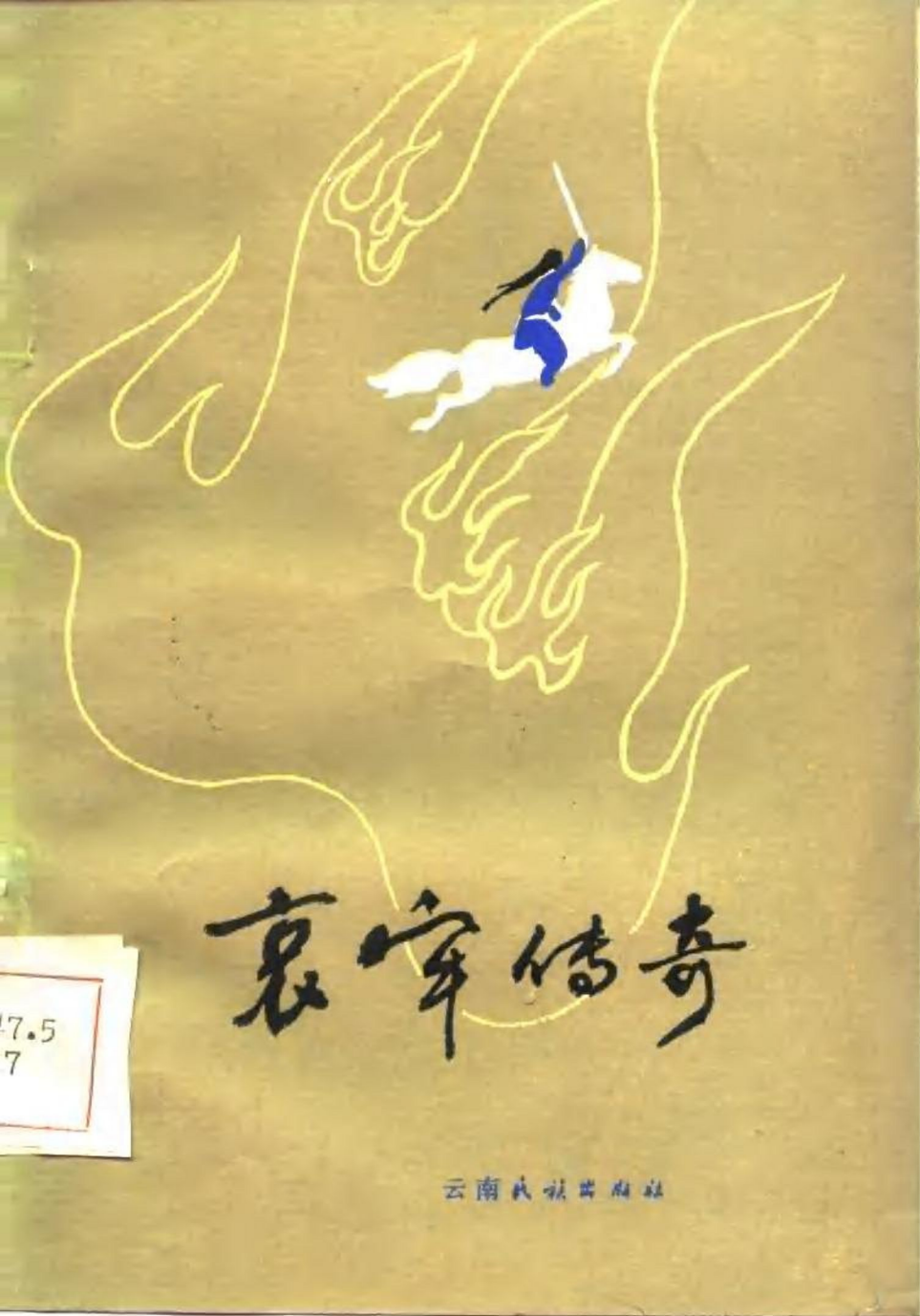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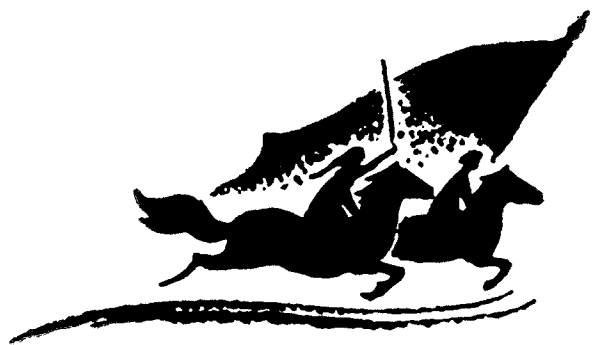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哀牢传奇

云南民族出版社

7.5
7



I247.5
137
3

哀牢传奇

熊长麟、彭耀华 著

云南民族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李光云

封面插图：彭放

哀牢传奇

熊长麟 彭耀华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(昆明市大观路39号)

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4.5
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3,000
统一书号：10184·114 定价：0.40元

风雨过去了，
雨水浸在泥地里，
小鸟飞去了，
歌声留在天空里。

——哈尼族谚语

在祖国云南省南部的红河两岸，巍峨苍郁、层峦叠嶂的哀牢山区，自然景色，瞬息万变，时而，山间峡谷白云翻滚，象汹涌澎湃的海涛，那浮在云海上面若隐若现的山头，象大海中的点点礁石；时而，薄雾轻飏，山村景色依稀朦胧，煞似太虚幻境；而当雨雾骤降的时候，转眼之间，四周一片迷茫，眼前景物顿然消失。这种种情况，往往使人产生一种神奇美幻的感觉。不过，要是你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以后，这种自然景况变幻莫测的印象，也就随之淡然了。而这时，云南近代地方史上的一桩重大事件，一九一八年哀牢山区的哈尼族人民大起义，将深深的把你吸引住。在那苦难的岁月里，云南地方军阀势力想插足哀牢山区的土司管辖地区，遇到了红河两岸十八家土司的抵制，双方妥协的结果，是转过头来互相勾结在一起，拚命压榨、剥削哀牢山区各族人

民，无休无止的征捐派款，加重赋税，地方军阀势力与土司的斗争，表面上趋于缓和，暗地里仍然互相算计。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，哀牢山区哈尼族人民大起义终于爆发了，一时席卷江内江外，震动了整个云南。在地方军阀势力和土司的勾结下，这次起义最终被血腥镇压下去。这次起义在爆发的同时，几乎也就注定了它的失败，它不但和历史上各个时期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大体类似，而且还由于许多历史因素形成的民族隔阂，使这次起义在一定程度上带着一些狭隘的民族主义色彩。虽然这样，它毕竟是一场壮烈的悲剧，哈尼人高喊着“汉子只死一回，铁锅只破一次”的气壮山河的誓言，前赴后继，用鲜血和生命，谱写了一曲向罪恶的制度、黑暗势力发起冲锋的壮丽史诗。

这桩重大的历史事件，因为不见载于史志，而是保存在人们嘴上，讲起来绘声绘色，就更具吸引力了。特别是它的主人公，有着浓厚的传奇色彩，更富于磁石般的吸引力。

一个普普通通的哈尼族姑娘洛贝，被哀牢山区的哈尼族人民称为多沙阿波，这类事情是很少见的。“多沙阿波”，是汉语多沙寨的老爷爷的意思。哈尼族的老人，是受人尊敬的。受人尊敬的情况，在生活中也处处可见。入席，老人先上座，开会，先请老人发言，走路，遇见老人得先问好，给老人让道。洛贝被尊称为多沙阿波，在她未起义前，只是崇敬的意思，起义以后，各路起义军也都奉她为多沙阿波，这意思就更进一层了，多沙阿波成了义军首领的同义词。在那一段历史的岁月里，多沙阿波是哈尼族人的希望，提起多

沙阿波，滇南一带的土司就凄惶不安，咬牙切齿。

一九五三年，我随着民族工作队去到滇南元阳县的多沙寨。元阳县刚设县不久，过去叫新街，是个不断发展起来的集镇。多沙寨，是一个哈尼族聚居的寨子。我们在那里，宣传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，帮助哈尼族人民发展生产。一段时期以后，若干世纪以来的民族隔阂，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，基本上消除了，工作队和哈尼人交上了朋友，他们才向我们讲述了许多许多的有关多沙阿波的传奇故事。虽然时间流逝，但并没有失去它的光采；尽管，在近代地方史志上找不到多沙阿波的名字，然而那动人心魄的事迹，却在哈尼人中口口相传，留在叮咚悠扬的四弦琴上，留在多沙寨那弯清沏的溪水永不停歇的歌声中。

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五年，整整三十五个年头，谁见过多沙阿波呢？多沙阿波起义失败后，地方官府和土司，到处缉拿多沙阿波，终无所获。哈尼人说，多沙阿波骑着白马上天去了，就连当时追击多沙阿波的滇军和土司兵，也说多沙阿波骑着白马上天去了。解放前，人们这样说。解放后，哈尼人也一直这样说。然而出乎人们的意料，她竟然一直生活在多沙寨，生活在哈尼人中间呢。

你想了解这一切吗？你想知道多沙阿波的传奇故事吗？那就请你和我们一起，穿过历史的帷幕，回到过去的岁月中去吧。

—

**白鹇不和老鹰在一起，
百姓不和土司共一家。
——哈尼族谚语**

自从一九一六年袁世凯的皇帝梦破灭，在全国人民一片讨伐声中，宣告垮台以后，单说这云南省南部哀牢山区的少数民族地区，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势，国民党地方军阀势力，想插足红河两岸，不过他们并不打算对土司领主制度进行改革，而是想捞取大量的油水。那时红河两岸的哀牢山区，共有十八家土司，一般人把他们统称为江外十八土司。其中，以猛弄土司辖区最大，势力最强，统治也最为残暴，逢年过节，辖区人民要纳贡，土司杀了人还要被杀者的家属缴纳垫刀银，甚至规定，土司家少爷娶亲，老百姓三年不得婚嫁。以猛弄土司白兆熊为首的江外十八土司，为了保持他们世袭的权力和统治，他们极力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，白兆熊仅随从警卫人员就有七十二人。同时，一面采取各种借口，阻挠军阀统治的地方政府派兵进驻江外，一面又增设许多苛捐杂税，疯狂掠夺和榨取人民群众的血汗，用掠夺到手的一部分

财富，去换取国民党政权对他们旧有权力的承认。一时弄得哀牢山区各族人民，食不饱腹，衣不蔽体，哀鸿遍野。

在哀牢山区各族人民处于生活绝望的年月，屏边县一带的苗族闹起了仙人姆。

仙人姆是怎样一回事呢？原来屏边芭蕉河地区，有一个患了多年鼓胀病的苗族农家妇女，说自己肚里怀着真命皇帝，等到肚里的皇帝出世，那时人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都能过上吃饱穿暖的好日子。这样，一传十、十传百，都把她当作仙人看待，称她为仙人姆。仙人姆在当地变作了穷苦人民的希望。

仙人姆的事，很快在哀牢山区传开。一些饱受生活煎熬的人，便想尽一切办法，凑上一笔路费，去到芭蕉河朝拜仙人姆，希冀这样一来，会使他们从绝境中走出来。

仙人姆也派出了不少心腹，去到各个村寨宣传，暗暗联络一些人，准备时机成熟，发动一场起义。其中有一个叫惹戛玛的女人，是仙人姆十分亲信和得力的人，用讲故事、唱调子作掩护，走村串寨，教大家唱一首反叛的歌，暗中很联络了一些不满土司统治的人。

仙人姆的名声越传越远，去芭蕉河朝拜的人越来越多，联络、组织起义的活动，也越来越频繁。这时，首当其冲的猛弄土司白兆熊，加紧采取了防范行动，只是表面上不露一点声色。经过一个时期紧张的暗中策划，正打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去镇压仙人姆的时候，又不得不改变主意。因为，就在他眼皮底下的多沙寨，发生了一件事情，使他心惊

肉战，使他不得不对镇压仙人姆的计划作些改动。……

一九一八年一月下旬，哀牢山区连续不断的飘着细雨，远山近寨，烟雨蒙蒙，土地饱含着水分，低洼的地方，变作了一个个小水塘，铅灰色的天幕，沉沉的压在山头，周围的一切，影影绰绰。雨，延续了几天后，终于止住了。寨子里稀稀落落的炊烟，在雨雾的压力下，久久的停留在屋顶上面，越聚越浓。

一个穿着一身黑裤褂的哈尼族汉子，趁着濛濛雾气的掩护，偷偷离开了勐弄土司衙门，下到了土司衙门脚下的攀枝花寨，慌不择路的又闪入一片灌木林的山坡上。他喘过一口气来，向四面张望着，附近没有一个人影，也听不到一声驮马的铃声，在确信身后没有人跟踪后，撒开腿又急速奔跑起来，脚下溅起的泥水，不断溅在他的脸上、身上。他一口气跑了一段路以后，面前出现了一条青石铺的马帮道。这一条通道，往下，马帮道通过勐弄土司的辖区，把邻近的土司辖区连结在一起；往上，马帮道穿过多沙寨再上行不远，是猛弄土司的地区与内地联系的往来必经之路——多沙垭口。因其地势的重要，猛弄土司白兆熊派出一队土司兵驻在这里，由土司兵团长张仁厚负责守卫。哈尼族汉子来到这里，犹豫一下，又离开了马帮道，遁身黑压压的老林中。

这个哈尼族汉子，他冒着有被土司捉住杀头的危险，要去到多沙寨，向他的表哥尼德，传递一个千真万确的令人寒慄的消息。

多沙寨座落在高高的山坡上。站在多沙寨，脚下的猛弄

土司衙门和它绵延百余里的辖区，尽入眼底。寨子里的房屋，就象是从一棵大树上掉落下来的果子一样，东一家西一户的，一条山溪水从后面的老林里流出，从寨子中央穿过，把多沙寨分割成两个部分。平时，一到黄昏时分，男人们挑着水桶，嘴里唱着调子去挑水，妇女们背着柴捆去到溪边，仔仔细细洗去脚上的泥土，半大的孩子多半也在这个时候去到溪边嬉戏，互相追逐打闹，捧起溪水往对方身上洒去。可是，这种景象这几天消失了。人们似乎都有一种预感，料不定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不等天黑就早早回到家里。几天来，各种各样的消息，不断传到多沙寨，扰得人们心绪不安。

哈尼族汉子从多沙垭口绕道到了多沙寨门前，飞身奔到一座房屋前面。哈尼族的住房，是一种被称为干栏式建筑的草房，屋顶那一层比下面两层小，称作风火楼，是堆放粮食的地方，中间一层是住房和火塘，外面是用竹子和木头搭成的方形凉台，底层是用来关牲畜的。底层开有一道门，安设一张木梯，通到二楼，这哈尼族汉子，一声不吭，踉踉跄跄顺着楼梯，往二层走去。急促的声音，惊动了主人，“是谁到了？”

“尼德表哥，是我呀！”这个哈尼族汉子一边用压低了的声音回答，一边已踏上二楼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大张着嘴，腹部剧烈地扇动着。

尼德从火塘边走过来，他比一般哈尼汉子高出一个头，火爆楞睛的。他望着坐在地上喘气的表弟不由一怔，脱口而出地问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他的表弟在猛弄土司衙门当差好些年了。因为不停的奔跑，累坏了，他大张着嘴，指了指火塘那边。

尼德的女人急忙把火塘边的烟筒递过来，一看，把烟忘了，又慌慌忙忙去找烟。

尼德的表弟连连摆手。尼德的女人明白过来了，丢下烟，急忙打过一瓢凉水。尼德的表弟接过瓢，一口气喝了大半瓢，才缓过气来，急急忙忙、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表哥，白兆熊明天一早就要来捉人了，抓你，抓洛贝，抓那天所有参加过起哄的人！”

尼德一时焦躁起来：“还有什么没有？”尼德的表弟，原原本本把情况说了出来：勐弄土司白兆熊今天一早就派人去江外送信，命令驻守江外的土司立即到攀枝花寨集中。同时把衙门里的兵丁叫在一起，宣布任何人一律不得出衙门一步，他要在明天上午血洗多沙寨，杀一批人，镇住多沙寨一带，并趁势出兵芭蕉河，剿灭仙人姆。

五大三粗的尼德，听完了表弟介绍的情况，右手在木柱上一拍，虎地站了起来，震得顶上的泥土往下掉，他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，可一下又不知道怎样处置，反复嚷着：“他想杀人，我的刀也是快的，他砍我一刀，我还他两刀！”

尼德的女人和表弟，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，沉默一阵后，都劝尼德出去躲一下。尼德也不再嚷什么，向楼下走去，走在木梯上回头说了一声：“我找洛贝去！”

尼德三脚两步来到了洛贝的门外面，一连呼唤了几声，谁知洛贝和她的丈夫陈打祖都不在家。陈打祖的父亲把尼德

让到火塘边，递上烟筒，告诉尼德稍呆一会，洛贝和陈打祖出去砍柴快回来了。尼德接过烟筒，抽了一袋烟，觉得时间过了好久，又见天已完全黑尽，心里有些犯疑，烦躁不安的站起来说：“我到批洛老人那边去瞧瞧，也许她在那边。”话还没有说完，人已跨出门外去了。

批洛老人是洛贝的父亲，远近闻名的老猎手。这些年来，洛贝的名声也逐渐传开，在青年人中间比批洛老人的声望还高。

洛贝是一个普通的哈尼族姑娘，和其他哈尼族姑娘相比，却又有着她特殊的地方。从她阿妈上山砍柴不慎失脚摔死，那时她才六岁，就担负起了一个家庭主妇的担子，在家里照料比她小得多的妹妹，白天背着妹妹上山去打猪草，太阳偏西时，她背上背箩，背箩里面放上几根竹筒，用竹筒去溪边打水。等批洛回到家里，早已饭熟菜香。

批洛在人前人后爱夸奖自己的女儿，又觉得有些歉然，“洛贝真是个好孩子，可惜终归还是姑娘，要不……”洛贝每每听到这里，总是鼓起亮晶晶的眼睛，反问批洛：“阿爸，姑娘又怎么样？哪点不如儿子？”一遇上这种场面，批洛总是苦笑一声，轻轻摇一下头，将目光转向自己那支擦得亮亮堂堂的铜炮枪。

洛贝十二岁那年，做了一件令人惊讶而又使人信服的事情，批洛也因此改变了对女儿的一种传统习惯的看法。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，批洛从地里回到家中，习惯地把铜炮枪擦拭一番以后，便出去串门，等他回来，发现挂在壁上的铜炮枪

不见了，洛贝也不见人影；批洛问起小女儿，小女儿指着屋后的山坡，说：“她背着枪上山去了！”批洛不敢大意，拔腿就往山坡上去追洛贝。刚一上坡，只听竹林里一声枪响，接着传来清脆而又稚气的笑声。洛贝欢天喜地从竹林里钻了出来，左手拖着枪带，右手提着一只竹鸡。批洛看到这些情况，十分赞叹女儿的胆量和枪法，可这些，他以前一点也没有发现过。批洛激动得紧紧把洛贝搂住，眼睛一阵发酸，说不出话来。洛贝得意地一个劲催问批洛：“你还说不说我不是一个儿子？”

从这天起，批洛不再把洛贝当姑娘看待，天天带着她上山打猎，教她辨别野兽脚迹。对于这种成天攀缘峭壁，出入老林，渴了喝一捧山泉水，饿了啃一口冷饭团的猎人生活，洛贝不但不觉得苦，反而很有兴味。日子一长，洛贝练出了一身好力气，一手好枪法，左右手都可以放枪。寨子里的人谁不夸她呢，都称赞她是个了不起的姑娘。可洛贝听见这样的议论，打心眼里不高兴，她要大家跟她阿爸批洛一样，承认她是一个能干的小伙子。不久，这种机会终于来到了。

一九一六年的春天，寨子里有人盖新房。按照哈尼族代代相传下来的习惯，整个寨子的人都要去帮忙，妇女们去山坡上割茅草，小伙子到山上扛树，砍竹子，老人们破竹篾，大妈们帮助做饭。

洛贝不愿意去坡上割草，偏要上山扛树。有个小伙子多了一句嘴，说：“洛贝，别以为你个子高，可扛树是男人的活，你洛贝能扛得动？”

“你敢不敢和我比一下？”洛贝怎受得了伙子的这种话，用眼光逼视着伙子。

小伙子虽然也听说过洛贝的一些情况，不过在心里也仍然有种传统的偏见，总认为再强的女人也不如男人，他反而故意用言语去激动洛贝：“那么，我们两个扛一棵树！就怕你扛不起！”

洛贝一拍腿，大声说：“我扛大头，你扛小头！”

“好，你要扛得动，我就爬在地上喊你一声阿批！”小伙子嘲弄地说。引得人们都笑了。阿批，哈尼话，是对女性长者的称呼。

“我要你喊阿波！”洛贝把袖口一卷，十分认真地说。
“喊就喊，就怕你扛不动！”小伙子毫不在意地说。

一声吆喝，众人一齐上了山。

洛贝上得山来，东拣拣，西挑挑，最后选定一棵桶口粗细的能做横梁的大树，不消一阵工夫，便把大树放倒下来，去掉枝叶，然后把手一招，对小伙子说：“来，扛这棵！”说完，洛贝抬住大头，小伙抬住小头，两人喊一声“起”，洛贝双手一举，上了肩头，小伙子红着脸，摇晃着腿，也上了肩头，刚走两步，两腿抖得筛糠似的，浑身冒汗，脖子也粗了，腰也弯了，急忙下了肩，一转身溜进了人群。洛贝两步赶上前去，一把将小伙子抓住，威风逼人地说：“爬下，喊阿波！”人群也一下围了上来助趣，要小伙子喊洛贝一声阿波。小伙子看见这个光景，溜是溜不掉了，只得爬在地上，涨红着脸，害臊地喊了一声阿波。

经过这一件有趣的事，从此多沙寨的小伙子都爱叫洛贝作阿波，外寨外村的人，就称洛贝为多沙阿波。……

尼德在寨前寨后兜了一个圈子，遇不上洛贝，又急急往自己家里走去。屋里已有好几个神情紧张的青年在等待他，一见尼德跨进屋，一下全站了起来，问尼德：“怎么办？”

“都知道了？！”尼德一怔。

“我告诉他们的，这事和他们都有牵连呀。”尼德的女人忐忑不安地说，“你们赶紧商量一下，赶明天动弄土司来捉人以前，你们出去先躲一段时间。”

“还没有找着洛贝呢！”尼德说。转过头来，望着大家，想了想，说：“你们先分头去通知那天参加过起哄的人，都去到洛贝那里，我再去到山上找洛贝一趟，大家在一起商量商量，看洛贝有什么主意。”说完，又一阵风地出去了。

尼德仍然没有找到洛贝，急急忙忙赶回寨子时，一条条急匆匆的人影正向陈打祖家走去。寨子里各家各户都被惊动了，一片惊疑不安的气氛。陈打祖家屋里屋外满是人，乱哄哄的，陈打祖的阿爸走进走出，焦急地盼望着陈打祖和洛贝回来。人们叽叽喳喳，叫叫嚷嚷，一些人主张躲起来，一些人叫着要抄起刀来和土司拚一个你死我活，一些人又唉声叹气。人们期待着老人们拿出主见。哈尼族的传统习惯，凡是遇到为难的事情，都由长辈们作出决定。眼前，老人们也为难了，坐在一边不说话，埋着头抽烟。

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洛贝在门上出现，后面跟着批洛老人和陈打祖。洛贝站在门上，头部几乎顶着门楣，鹅蛋脸，

长长的眉毛下一对大而明亮的眼睛。洛贝说起话来音调不高，她招呼着大家，说自己已经知道了这件事。

人们再一次商量着办法。仍然拿不出个定准来。洛贝这时站了起来，有点激动：“大哥们，老林里的野兽我们能打，悬崖陡壁我们也能攀上去，河上的桥是架的，大哥们，只要我们生死抱在一起，哪有过不去的大江大河！”她的话不多，象潺潺的清泉，人们发热的脑袋开始冷静下来，顿时好象有了什么依靠似的。

“洛贝，你说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找仙人姆去！”

几个月来，仙人姆在哈尼族穷苦人的心里，是闪光的希望，多沙寨也有人去朝过仙人姆，还带回过仙人姆书写的符咒。洛贝一说去找仙人姆，大家都附合起来，尼德首先嚷了起来，“对呀！找仙人姆去！”

“大哥们，不过现在还不能去！”洛贝说，“现在就去，留下来的乡亲们就冤了，土司是不会放过多沙寨的父老乡亲们的！”洛贝这两天已经想得很多、很多，心里早有主见。

“那又怎么办？”尼德性急地问。

“打土司衙门！”洛贝的声音一下变得更激动起来！
“我们哈尼宁肯做人死，绝不变马活！”

“打土司衙门？！”洛贝的话让人吃了一惊，白兆熊明天就要来捉人，洛贝反倒要去打土司衙门，这不是自己送到门上吗？每个人都在掂量着这句话的份量，思考着这样干的后果会是什么。

尼德看见没人讲话，一蹦站了起来，“洛贝，我跟你干。鸡死还要蹬一下脚呢！”

尼德的话刺伤了哈尼伙子的自尊心和荣誉感，都蹦跳起来，“干！是汉子的都去！”

洛贝见大家都同意了自己的主张，便告诉大家回去收拾一下，带上长刀和铜炮枪，到寨子中央的平坝上会合。又吩咐尼德去把村长罗则捆起来。

火苗拖着长长的尾巴，火把连成了一条长线，游动着。人们先后来到寨子中央的平坝上，溪水反射出红色的粼光。

洛贝早和批洛老人、陈打祖在那里等候。人们静下来以后，批洛老人讲话了：“乡亲们，我们穷哈尼头鸡不叫就起床，可是苦难就象影子一样跟着我们，苛捐杂税象雨点一样落在我们的头上，年年镰刀口上就断粮，天再宽也没有我们顶的一块，地再大也没有我们站的地方，不割马草的人骑马，下地劳动的人吃不上饭，还要挨打受骂，任人宰割，这是什么世道？！我们一年四季苦成这个样子，土司明天还要来捉人、杀人。”批洛老人不再往下说，他要洛贝给大家讲下去。

洛贝愤激地把猛弄土司白兆熊要来血洗多沙寨的情况作了介绍，尽管人们已经知道了这件事，还是感到惊诧和愤怒。洛贝满腔怒火，说话的音调一下提得很高，“好马驮死，好人欺死，我们有什么罪过？！现在是笆笼里的鱼，不跳也是死，等死不如造死，闯破笆笼就有一条活路，今晚上我们去打土司衙门，赶跑白兆熊，明天我们就去请仙人姆